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靈宮使宋庠屢請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議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而移於成王也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言配考之文見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切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

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綺按侍讀學士孫抃等奏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詔從抃等議○三月司馬光言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於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呂誨言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至何則累聖成業纂思經緝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言盡決簾帷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聖后煩勞得謂之孝乎又言于皇太后曰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帷宜五七日一御○夏四月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未放宮人三百二十五人○甲申御邇英閣上諭內侍曰方日永講讀官久

司馬光呂誨言

司馬光請放宮人

英宗 治平元年

待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後遂以爲常○五月上既康復韓琦又欲太后罷東殿垂簾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稟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於是議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官人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恋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徹簾太后遽起與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講讀官論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末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声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蓋自慶祐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動中事機曾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其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歟

○平亥上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恐須以漸釐改又問寬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

有制從容以和○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閏五月己丑召樞密直學士知瀛州唐介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韓琦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係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爲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六月己亥進封皇子淮陽郡王頊爲潁王○增置宗室學官講書四員教授五員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爲賓主

親親 宗正講官 作陸親親北宅

講官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呂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爲序與講官分賓主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作睦親廣親北宅主芳林園○知太原府陳升之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上謂宰臣曰穆甡何如人對曰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上曰延州鄜監高遵裕平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卹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爲庸人也甡必以后族故爾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賴焉○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爲睦親王府翊善淮陽郡王府記室

頊王 礼祔 百官

韓維 等和 兩宮

紬任 守忠

刺陝 西義 勇

參軍韓維爲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爲諸王府侍講頊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袜靴進維進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弥縫尤懼不逮不然父子供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導宮僚所致○秋八月丙辰入內都都知任守忠蘄州安置初上爲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及上即位遂交閤兩宮間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帝納其言翌日遂紬守忠○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冀州水災飢民○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能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萬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躬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乃命億等往

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凡主户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才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二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閱此語必大致驚擾又奏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義勇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見可北可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終弗聽光又六奏及中中書自劾來上亦終不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尔今已降勑榜與民約求不充軍戍邊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万一均逆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爲常矣

英宗 治平元年

四月中日 慶曆之時詔刺陝西義勇方平曰不可韓公曰可治平之時詔刺陝西義勇温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爲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教驍捷所至爲寇何韓公之慮不及張公邪義勇之刺其後運粮戍邊率以爲常何韓公之慮不及司馬公邪曰張公司馬公之慮誠是矣而韓公亦可深恕也石蒙之時公蓋誦之久矣彼誠見漢唐調發之弊故收拾強悍者養以爲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尽非之哉

蘇議 曰刺義勇有議温公曰陝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斂農民之粟帛以贍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運粮戍邊恐重爲民害韓公又曰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即唐府兵收拾強悍以養爲兵則良民可以保相聚之樂非求異也亦同以國事爲念耳

陳純仁 收地

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陳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襄邑有牧地衛士縱民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恤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十二月丙午翰林李士寧疇爲樞密副使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尔一日晚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李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知制誥

陳毛 疇之 鈔公 輔

錢公輔對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其素餐不可大用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

呂誨等論內臣監軍

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事○內侍省押班王昭明爲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爲涇原路鈐轄令躬則審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堯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亦不勝其害況今鈐轄寄事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欲乞朝廷罷之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訖不從○集賢校理宋敏求直集賢院韓維同修起居注知中書進敏求及集賢校理楊繪上問修起居注選何等人中書對近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有才望者繪第二人進士今以次當補上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誥豈以次補乃命易繪○丁巳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鞏權發遣戶部判官事知東明縣皮公弼權發遣度支判官事近歲三司官以次迁而任不久凡天下財利盈虛出入雖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迁他職故相習以養資假途爲說而不事其職至是中書奏請擇其尤敏不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今命鞏等用新制也

賑饑民

司馬光諫募兵

蔡襄以諫限

治平二年春正月辛巳賜許蔡州見錢抄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边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陛下斷自聖志能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西夷不患不足○己丑罷發遣戶部副使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州軍類多飢饉民有餓莩凡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皇太后垂簾外人稍稍言襄嘗有異議上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煩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琦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至是因表請罷琦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曾公亮曰京師後來喜造謗議衆人傳之使以爲實歐陽脩曰疑似之說不惟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下直偽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爲三司使帝在藩邸嘗得賜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許至是奏事畢上曰朕往在宮中鄉不欲與

朕易焉是時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頓首謝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訴公弼長者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慢失恐言者妄尔上益以公弼為長者○賜貢院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彭汝礪等三百八十一人及第出身○翰林學士賈黯為權御史中丞上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願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才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三月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為人方正誠厚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叶濟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聞近日臣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經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illegible]聰恐非廟社之福也○夏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呂誨論時事

詔議王典禮

辛丑詔向命監同知州薦所部吏歲限定員本防其濫不問能否一切取足非詔意也自今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五月資政殿學士陳旭為樞密副使○丙子權御史中丞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大傅臣按大師大傅大保是為三師大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今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弗安臣愚以為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並不可帶師傅改授三公詔可○六月辛卯江東轉運判官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缺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選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為之至是缺兩員李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

【議曰】此即仁宗言臺諫必由中旨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之意也蓋諫臣乃人主之耳目出於宰相之進擬則為宰相之鷹犬今也皆由內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於左右之所幸此治平臺諫之權所以重也此治平臺諫之爭所以激也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考之今古實為宜稱二王理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己酉中書又奏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理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

臺諫不論師傅

議稱皇考

范鎮 駁議 考說 司馬光 伸說

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申寅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李士沆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從王珪等議奏皆留中不行司馬光又言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本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是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秋七月樞密使富弼累上章以疾乞罷癸丑二十餘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戊寅觀文殿大學士賈昌朝卒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或以為結宮人宦官數為諫官御史所攻○庚辰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為樞密使初彥博自河南入覲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倘聞始議公於朕主者恩者彥博遜避不敢當○樞密使張昪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脩為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脩脩竟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遂止及張昪去位上遂欲用脩脩又力辭不拜○辛巳權三司使呂公弼為樞密副使○權知開封府韓絳權三司使請以川陝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狥時耶詔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上曰朕初不知當為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多因為上言即有飛語頗得密旨上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憚談宮中所用財費悉以公局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民多田產不可

樞密副使 權三司

來災來言

勝數乙未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執政大臣其叶德交修以輔不逮初學士章詔曰執政大臣其揚思天變上書其後曰淫雨為災專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叶德交修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自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屍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頴之間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至秋幸而豐熟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蕩無一遺都城之內道路東將官府民居頹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聞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閤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

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呂大防言兩水為患此陰勝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知制誥鄭獬時知荊南上疏曰陛下詔求忠言將欲用之邪將欲因災異幸故事而藻飾之邪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宜選官專掌群臣所上章疏許兩府及近臣審休更直從容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幸此應天之實也○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錄○九月辛酉編纂禮書成自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司馬光言切見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群臣備襲故事請上尊號萬者暴雨為災五稼漂沒陛下正宜深自抑損伏乞拒而勿受呂誨亦言陛下思所以應變之實洪名盛美抑而弗居望宣諭輔弼所上第五表批答宜丁寧訓告以斷封章上嘉納之○己巳策制李

獬言天災

請尊號

人又策武舉人申戊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為秘書丞前和
川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言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
祀則水不潤下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出世
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礼義人心悅而天意解矣
清臣安陽人歐陽脩奇其文以為似蘇軾及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
發也脩迎語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一時同發策
者四人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問災變當得第一清臣曰此
法儒說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
警之於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
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
之疾痛不樂者而已清臣竟在次等○冬十月呂誨言臺諫者人主
之耳目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裁減蓋執政者
不欲主上聞中外之缺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缺中丞御史
五員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迁領他
職傅堯俞出使重疾諍臣近同廢置自古言務壅塞未如今日之甚
也○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圜丘以大祖配大赦

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知制誥范鎮知陳州初鎮草韓琦迁官
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
不之曾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
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脩雅相善及議濮
王追崇事首忤脩意脩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
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
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也○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辛
巳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学士承旨上嘗問治道躬要方平以簡易
誠明為對上不竟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
人今而不然聞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翰林学士馮京修撰仁宗
實録○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
懿王追崇典礼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是月壬戌即與侍御史范
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
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举之譏韓琦飾非傅會貫公亮趙
槩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琦等之罪戊辰又奏脩博識古今
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說為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

今不正濮王之礼則無以慰衆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于上願陛下霈然宸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庶幾群疑可釋上意不能不向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今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考人爲后皇帝稱親誨等因繳納御史告敕在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御寶封告敕遣內侍陳守清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勑猶居家待罪

【司中】人之言曰濮邸有議當以称親爲非称伯爲是愚謂称親固非矣称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尽絶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礼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爲齊衰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脩称親之義其失礼固已甚矣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礼乃欲奉以高官大爵阿如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發皇事体別立殊称若曰皇祖伯父某国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盡尊之道矣

純仁一又獨奏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嘗預聞朝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裨置蓋是政府臣寮尚欲遂非掩過且三代未嘗有母后詔令施

純仁力攻韓琦

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頭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係漢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脩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大重也誨罷待御史知雜事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洛監察御史裏行知休寧縣○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殺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使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今驟用之適足累之也且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姑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脩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三月己未朔皇晨見于東壁長七尺許○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蔡襄俞侍御史趙鼎趙

責誨義後責

罷誨不欲用蘇軾

贈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列今誨等遂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滁州瞻通判汾州○司馬光言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今忽聞傳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胷臆伏望陛下特發宸斷召見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不從光又奏臣與傳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典礼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辛巳彗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夏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躰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躰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翰林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

司馬光甲集 俞

司馬光徙通鑑

英宗 治平三年

太常博士劉攽代之○司空致仕宋庠卒庠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詠詩明殘人於才吾終身弗爲也○殿前都虞候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逵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韓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頗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張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賢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逵知諫院邵亢御史吳中呂景夾章論逵黠使小才豈堪大用不報○五月詔在京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每歲舉幕職州縣官充京朝官二人今後並罷○是月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生韓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贈太常礼院編纂礼書蘇洵光禄寺丞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頗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作辯姦一篇畧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自爲衣齊之行以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

蘇洵作辯姦論

蘇軾文集不行

人相與語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頻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諾不忘辭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衣而以詩書此豈其情也哉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張方平嘗論洵曰是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呂中曰 司馬溫公嘗與先見不如呂獻可然獻可疏安石於參政之時不若吳奎君人已見於熙寧初召之日吳奎唐介見於熙寧又不若蘇老泉見於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諸公知之仁祖先知之矣蓋安石之法可以用之一時而一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備侍從獻納之選而不可以爲參政宰相者也

○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爲朕方爲大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十篇明日復召對延和殿謂廣淵曰景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爲善故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

右豈特無逆之戒也○秋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呂申爲殿中侍御史自傳下議濮王事稱亡劉牽及申私論與下叫故相繼並居言職

呂公著 濮議 寵

○八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敦諭又數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而有是命○九月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內庭爲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後庭始上曰然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卒如卞請○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又寇柔遠寨諒祚中流矢遁去鄜延經畧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上其歲賜銀帛牒宏州問故而諒祚果大沮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冬十月丁亥詔今禮部三歲一貢舉進士以三百人爲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逵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出鎮○甲午詔辛亥參知政事李才行士可試館職者五人先是

歐陽修言進賢路

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上曰如何修曰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一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之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缺人與試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進賢路太狹也上嘉納之故有是詔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脩趙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試○十一月戊午上不豫十二月先是上久服藥一日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出寢門憂形于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去上自得疾不能語凡數分事皆筆於紙辛丑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書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頴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曰頴王頊琦即召學士草制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憑几出數語方平不

立頴王為太子

英宗 治平三年

能筆因請進筆上書衆日降制立某為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之上再書頴王二字又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上既用朝臣議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間亦不能無動也

[illegible]

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大風霾○丁巳上崩于福寧殿神宗即位○二月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三事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上嘉納焉

[illegible]

寬仁之主常失之不忍剛果之君常過於有為是時安石未召也而維之言及此矣觀仲淹在慶曆之時獨以為事有先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況當神宗有銳然必為之志乎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恭聞德音以舊制尚帝姊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下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於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三月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便殿上引書戒有一德諭陶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

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二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二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勑下貢院放榜○壬申參知政事歐陽脩爲觀文殿學士刑部郎中知亳州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脩未嘗不力爭士大夫定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辨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一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誦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脩年才六十也○癸酉樞密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曰上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大臣所立豈同仁宗能以義立先帝追尊事誠肇私恩上深然之又言此爲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他日奎進言帝王所職惟在別判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三月甲申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庚子詔布告內外文武群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不及至於朝之缺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宜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邪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宜膺大用不敢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爲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癸卯詔王安石知江寧府愛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慶曆中嘗詔宰臣賈昌朝兵軍國機務及沿邊兵馬事知州鈐轄宜同樞密使陳執中參議自後寢廢至是復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呂公著並爲翰林學士光累奏固辭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遣內侍強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詔趣光入謝光入詔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上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爲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夏四月戊申丞唐淑問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

臣病外交陰附鄉宜自結主知比言者尚扶剔細故以爲能濁亂人聰明無益也論事必務大躬乃爲稱職淑問介子也○先是詔陝西沿邊宣撫使郭逵赴闕御史中丞王陶斥逵乃文彥博之走吏范仲淹之弄兒上初許罷逵尋復止之以手札諭陶等曰先朝用逵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爲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朕寧負暗於知人之責耳○辛酉詔內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學士丞旨張方平李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勑常朝日輪宰臣一員押班尋常多據引替官於宰臣更不過來切慮上項編勑儀制別有衝替伏乞明降指揮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事恣等事爲諭其略曰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多闕難再拜表儀之禮重者立山

[呂中曰] 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其心實異天下之人惡權臣之專重臣亦不容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下不可一日無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不類亦過矣國家置臺諫以察政府固所以防權臣然韓琦之在當時乃重臣非權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陶擅劾之事非權何哉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奏請罷下詔遂在告不出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與王陶兩易其職丁卯光入對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起而陶遽罷言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參知政事呂公著趙槩堅請絀陶于外上不許請復授群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送中書以陶爲翰林學士時宰相去位奎即具奏曰閏月以來寒暄不節異風屢作今茲時雨愆亢頻騰孛生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今乃挾持舊恩排抑端良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始於二臣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陶翰林學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典布四體臣輒遣制旨亦乞必行典刑已已奎遂稱疾乞罷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呂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并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入陶孛士誥亢遂言御

王陶等

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庚午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吳景過毀大臣王陶知陳州吳申吳景各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為內批二日不下除知青州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光復奏外議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臣愚欲陛下且留奎在政府上不懌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辛未公亮入對懇請留奎上許之使復為參知政事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手札諭亢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耳堅卧者蓋指琦也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固薦陶文彥博私謂琦蓋止用抗琦不從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直宜受撻○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語奏疏曰臣蒙陛下委以風憲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仁宗時臣初為諫官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

司馬光言仁明武斷治國三要

英宗 治平四年

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留察○五月甲辰屯田員外郎張用英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從翰林李上王理范鎮之薦也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謂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公感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理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乙巳置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以翰林學士呂公著兼寶文閣學士右司郎中邵必為寶文閣直李士先是公著與必同編集仁宗御集藏寶文閣故因授以此職○御史吳申言乞自今內外官並令久任非經三載不得遷移以合堯舜考績之法○六月己未遣官於永泰景陽通天安肅四門賑濟河北流民米司馬光言如此處置恐為恤人之名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亦以為言乃詔四門給米盡六月止仍曉諭以河北近得雨令歸本貫不願歸者勿強又令河北轉運司約束州縣倍加存恤○同知諫院傅卞為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龍圖閣直李士趙抃知諫院先見上謂曰御史惟有一龜一琴自隨為政簡易稱是耶人言抃常獨處室中為言上曰用抃為諫官賴其言不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抃獻疏言

立三法

賑流民

趙抃琴龜入蜀

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後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多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辛未詔逐路轉運司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朝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者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欲望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役法之議始乎此○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令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二曰吸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稱善宜置諸左右上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狹帳可招納者是日

招納橫山

英宗 治平四年

召向入對凡向所陳計策十皆令多詣兩府自以手詔指揮○知汀州周約進桐板二片其木成文有天下太平四字賜獎諭付史館○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於中書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詔中書樞密院應細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歸之有司○秋七月戊寅御史張戩言河北安撫使陳薦之留知磁州程珦再任夫選能退否使者之職然不如考察則賢否混淆願下薦其珦治狀而任之庶不失實中書言薦曾言珦廉勤而刑獄詳平此為實效遂如薦請令珦再任○庚辰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真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太祖以英宗配詔未依○上初即位內臣以曹佾升朝者皆能力辭獨留為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司馬光疏言居簡性資小臣何繫山陵先後斯去四方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上從之癸巳高居簡為供備庫使罷御藥司馬光又奏勿居簡言與居簡同求外郡請對時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呂公弼曰陛下

程珦再任

司馬光奏留高居簡

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願擇其重者

曹公憲李呂惠卿

光因曰凡左右之臣不須才智但令謹朴小心不為過斯可矣○乙未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惠卿與王安石相好安石薦其才於曹公亮公亮遂舉惠卿館職○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之邵為曲水令歲飢轉運使以輕薄絹高其價使縣配

宗文之邵故社

責之邵言縣有戶九千六百而役於公者二千五百可耕之田無幾不可以重困之拂轉運使意及上言不報之邵曰吾不可仕宦乃以太子中允致仕退居十五年卒年五十五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八月丁未朔大白晝見○辛亥司馬光言臣切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臣愚切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勵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呂惠卿誣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初張方平司馬光等受詔詳定內外所上封章既奏上又令中書參議光對延

司馬光言內臣深事

和殺言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上曰人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上曰如有言無行何光曰然不知言無以知人要而詢仍試以事則真偽自辨矣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商量不同或難行者可各詳定官具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己巳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對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地震小人盛

○宮中傳言國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皆一陽之復而漸進於正陽之月也自熙寧以至靖康猶一陰之姤而漸進於純陰之月也熙寧之初其陰陽升降之會故曾公亮因地震之變而進陰陽之說愚以為小人之陰夷狄之陰皆胚胎於此矣

○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是月判河陽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然半官百職豈盡須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使望所得必多其間當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以下比辭雜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九月乙酉祔英

君子小人

主安石為翰林學士

宗神主於太廟樂曰大英之舞○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上嘗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於是卒召用之○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講謝擢琦子忠為秘閣校理沔彥為光祿寺丞琦乞令忠彥赴試而命之○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詔褒之曰卿文章典雅渙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書訓誥無以加也○趙抃為參知政事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于外始疑而終釋者有詭說於前初感而卒明者有陰陷下蔡其言覬其行敢有挾情論奏懷毀罔上屏之遠方罪在不赦手詔曰鄉政事之餘能時以經義啓沃苟非博達治理誠節內固何以蹈此皆意況遠邇究所謂蘇非明哲殺身弗濟宜不憚煩悉陳觀縷抃復具奏上嘉納之○三司使韓絳權知開封府邵亢並樞密副使先是薛向种諤言蕃部嵬名山有歸附意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諤徙擢臣奉直不當誘其叛民以興邊事上曰此外人妄傳耳光

張方平文章

趙抃奏安

曰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知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姦邪貪猥上曰有何實狀光曰請言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上曰是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為賢光曰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趣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君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迎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也○癸卯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李士蔣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不足采向者仁宗時已採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乞盡令檢取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告敕下過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光曰適得卿奏換卿禁林復兼勸講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

司馬光論薛向張方平

論君子小人

呂公著卞司馬光迂闊

諭敷陳治道以箴遺缺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宮只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告勑直付閤門趣光等令受公著亦具奏朝廷既以臣言不當當顯行黜責其所降勑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他日登對上獨留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處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冬十月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文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先是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庚申入綏州壬戌入銀州嵬名山所部族帳悉降諤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中言夏人方入貢徒起釁端無益於事○十一月丁丑文彥博等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修舒係焉所宜審擇其人久於其任又曰兩府堂陛之重亦當久任使其下不能傾危乃可立事韓絳曰漢王嘉以謂一千石尊重難危乃可使下況堂陛之勢也○戊寅詔令御史臺每遇

橫山族歸順

起居日令百僚轉對○丙戌手詔曰朕事二府初拜各舉所知者三人自今宜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韓琦判相州上諭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暫往相州却來永興經撫西邊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賜手札趣令治裝琦即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趨興靈師臣肆意妄作取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筭願召二府大臣早決之○丁亥詔宜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其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乙未詔令內外兩府兩制文武三司副使武臣正任以上臺諫諸路監司於京朝官使臣幕職州縣官內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耻於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己亥新知澶州向傳範改知鄆州諫官楊繪言傳範后族不當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上曰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干請也繪又嘗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銓院上謂滕甫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上

韓琦論橫山事

抑外戚

諭樞密院曰近有投匭者言知永寧軍魏康用公使錢糴販收利因
論人 咨嗟久之曰何以使官盡得人文彥博曰朝廷擇轉運使轉運使檢
察州縣吏則庶幾得人也邵亢曰政治之本在於得人若官得人雖
無法事亦自舉苟非其人雖法密無補於事上曰將帥最難得人唐
三百年中惟一郭子儀耳又曰漢元好儒而史稱孝元之業衰焉何
也亢曰漢元之患在優游不斷不在好儒也○十二月丙寅手詔曰
定奏死罪 獄者民命之所係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瘦死者多其具爲
令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奏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
雖已行罰當更黜責○是月韓琦至長安初薛向賈逵等議欲留綏
韓琦乞留綏州 州詔琦度其可弃可守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定等琦即奏賊今若
此綏州不可弃也訴祚戕殺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詐稱病死其子
和市 立琦因奏當此交戰之秋非弃州之時樞密使文彥博呂公弼
恥於中變遽促弃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
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詔綏用如琦議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宋神宗一

戊申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改元○復命武臣同
提點刑獄○壬午詔州縣春首檢視暴骸給錢葬祭之○丙申權三
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執政坐待隔舍故事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介
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
乃與介同閱視後遂以爲常○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
內舍生二百員官爲給食至是待次而入者蓋百餘人諫官以爲言
故有是詔○二月乙卯孔宗愿子若蒙爲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丙辰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
獄諤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禮書對無一語坐人惟自引伏○司馬光
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
知是乎光對曰秦儀爲縱橫之術無益於治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
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
者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上謂文彥博等曰天下敝事至
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韓絳曰爲政

廣介參政 增大學生員 孔若蒙 封衍 种諤 安置 進讀資治通鑑

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上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三月癸酉朔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爲爲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乙酉上謂文彥博等曰任人各以所長乃可立事至於有過寡行之人或可使但不宜使在左右○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賑濟飢民○夏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傳習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其善惡若自取然後以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稱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寓內爲先上善之○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

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試爲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諭安石退而上疏極言累世因循不振之弊且謂理財無法○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王安石等言切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切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刀約胡宗愈言臣等以爲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龍圖閣直學士蘇頌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言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日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上問曾公亮但稱百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敞卒慶曆前學者多守注疏之學至敞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癸亥孫覺爲右正言起諫院供職上與覺言欲革積弊覺對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他日上語左右曰孫覺頗知理○五月癸酉上謂文彥博等曰丁謂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彥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宮殿皆謂等開

之耗祖宗儲積過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上曰王旦爲宰相不得無過薛奎曰旦嘗諫上不從求去位又弗許上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爲是也○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爲額從之○六月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嚴爲本州司士參軍前邠州觀察推官秋國賓注儀隴州職官一任以判永興軍韓琦言道嚴唐鄭國公證裔孫國賓梁國公仁傑十二代孫故也○詔諸路與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埠功利有實當議旌寵○乙卯賜知唐州光祿卿高賦敕書奬諭賦在唐凡五年比罷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爲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云○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下三司供析其間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開納明日即罷裁減司○秋七月乙亥詔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

即舊寨城也○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及第仍注初等職官○己卯群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今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朕方以遥兩地震日震頻禍被此洪名有慚面目遂終不許○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文彥博呂公著爲使韓絳邵亢爲副使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上面許權置中樞覺相繼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卻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執政以爲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官使亢知永興升之爲樞密使上以覺爲希旨收恩且區處大臣非小臣所宜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上不信悉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媿足矣○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曆不效當改曆易司天更造新曆○降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蠲度牒

以佐一時之急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減或減半爲
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八月壬寅京師地又
震同知諫院孫覺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又爲去歲
有罰金御史令茲有貶秩諫官未有罰金貶秩而猶居其位者也覺
遂移牒閤門御史臺云論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吏不入朝及鞫務
閤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甲辰京
師地又震○辛亥邇英進讀已召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以飢
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
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
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
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
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萬人乎固問之對曰凡擇言事官當以
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實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
誠亦難得監鐵副使呂誨侍御史呂景此兩人必堪其選○癸丑宰
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家賜方今河湖菑沴
調用繁凡欲望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

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
始臣愚以爲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日豐稔自依舊制臣
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安石曰
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
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爲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
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
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安石爭論久之上曰
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
上前所言意草批劄曰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
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所乞宜不允
公著等遂不敢復辯○甲子手詔曰昔我藝祖之興以天發之期冊
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
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列表上地而王之使嘗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
○乙丑詔復行崇天曆○鹽鐵副使呂誨同知諫院用司馬光之言
也○詔自今試館職並試策論能詩賦○九月辛未涇州觀察使從
式進封安定郡王初韓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宗太祖之後今擇一

人封王當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邑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甲申詔自今內批指揮並依奉聖旨施行○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爲然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鄉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咎夔稷契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講義曰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眞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後以魏鄭諸葛亮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雖孟子告君殆不是過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詰其設施之方而再三不肯條對者蓋其所施設之方止於青苗助役之類而像條陳之則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錄進欲使人主而後深聽而後舉朝聽其所爲也未幾讀吳申謹奉成憲之疏於是謂成憲不足道流俗不足聽勞民非所恤嚴刑非所斂人主當示人以好惡當擢人以不測且謂勞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設之蘊理財之法變法之心盡露矣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不能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不能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丁亥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甲午司馬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京師及莫州地震○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內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癸卯瀛州地大震○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庚申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宗獻此其實弩也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

己酉熙寧二年春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略無關防嘗聞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嘗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當更擇人領之○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商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留縣蘇洵亦言臣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

倉已勘率十萬餘石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舉知州一人○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焦禧觀使召弼赴闕弼既辭不受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上以為然○丙午翰林學士司馬光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為何官名為吏狄所知柰何出外光初罷御史中丞虜因問公著以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于上故上乃知○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條例文字看詳具合行事件聞奏別為司名曰司制置三司條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權制兼并均賓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吏利出於一統者以有此也安石之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言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胡安國春秋傳曰春秋非五經比也洛水發書孔鳳皇來儀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黃龍負舟合頌同垂於周史春秋不書祥瑞而盡書災異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為腐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目不以取士則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升一木之異指為嘉瑞天地災變詹然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論蓋攻安石學術之亂天下也

○三月上既用富弼為首相弼猶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緣朝政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癸未蘇軾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軾奏疏曰所謂善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上批付中書因召對而有是命○戊午付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

王安石論執政

錢公輔能

富弼言修

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爲甚恐須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分邪正分則天下自治○壬辰上問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除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敝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頷之○夏四月丁酉朔群臣上尊號詔答不允先是上謂執政曰受與否於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見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皆陛下自擇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知諫院錢公輔罷知諫院時上欲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對曰所爲是邪天下誰敢不同非邪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丙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爲喜當以累年災變爲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邪上親書詔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大平可俟也○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論議迂闊若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日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所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即施行其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帖重於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詩首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安石強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丙辰詔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隱言苦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爲不恭王安石之詞也○五月癸未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

唐介與安石下不勝

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遂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王拱辰不聞有過遷謫出外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權府亦甚平允遽然補外錢公輔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逐蓋甫與王安石素所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上出誨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何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懼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illegible]安石入朝之初即勸人主逐諫官其本意如此故臺諫求有直罷者自安石始上罷呂申復以呂申例罷公輔自是人不附已者始稍辨之矣

○癸巳樞密院言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遠者並刪取大旨編次成冊仍於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從之賜名經武要略○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呂誨劾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上又謂安石曰呂誨言卿每事好為異多作橫議或要內批以自質證又詆妄希會朕意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傳說亦豈須他人為助○群臣準詔議學校貢舉多欲變改備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呂院蘇軾奏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

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待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釋然矣即召見問何以助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言朕當詳思之○呂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奏薦于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上曰欲用蘇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多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考課院言準詔定到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分為上中下三等內有績狀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則定為優等如政事昏繆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為劣等○六月丁巳詔呂誨落中丞又不官知鄧州前此誨上疏曰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稽係國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大聖孰能云之臣謹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人畧統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獲路群陰寖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

宛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性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設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詔視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誨坐貶○太白入井壬戌晝見○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監言日食辰巳間有陰霧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數宰臣富弼等拜表賀○行均輸法○癸未上謂執政曰人君豈可怠於政理朕非樂於勞苦益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安生靈至於兵乃是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輕用非獨殺人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甲申日下有五色雲○上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為如何則可孜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當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無不濟矣○韓琦等新修仁宗實錄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實錄三十卷○八月丙申司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入官之後省閱天下奏事夜御燈火研味經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癸卯待御史劉琦監鄭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鞫等言切見陛下用安石為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胥慮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司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食闇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鞫止以迂犯大臣降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乞與本資不報○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辭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純仁又申中書曰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排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習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衰且欲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趨參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公亮等以純仁狀進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鬷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揚輕躁為事

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九月詔閤門引編校書籍呂惠卿校勘王存登對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見在斛斗遇青黃不接時減市價糶與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候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從之○戊辰初開經筵○王安石獨奏事上問曰趙顯言不可賣酒務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顯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顯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直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函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賣酒部所制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冬十月丙申左僕射平章事富弼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復言于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進用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爲禮部尚書平章事○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

王安石言富弼之罪

富弼罷相

陳升之爲相

曰卿即去誰可代卿首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綏州爲綏德城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寨門二寨還以綏州郭逵曰此王韶於之地六百里也特已有詔俾逵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此爲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有其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綏州不復以易二寨○己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上問近相陳升之久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淳厚

郭逵不棄綏州

司馬光論安石惠卿

[illegible]曰昔邵康節聞杜鵑聲於天津橋上曰朝廷將用南人爲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士欽若當國亦南人也豈獨自安石始邪蓋天禧天聖之時南方之氣未盛所用者欽若一人耳自安石爲相所引者惠卿之險巧升之之輕易宰相參政皆用南人此固溫公之所憂而康節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上曰

許御史直言

陳升之與安石有隙

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不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
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
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
美才光曰江充李訓甚無才何以能動人主○監察御史裏行張戩
程顥言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奏必奏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
次動經旬日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
隔絕疎遠欲乞推原夫禧詔書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
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牒中
閤上殿○十一月司馬光言欲據國史實錄所載受來異聞欲漢書
作百官公卿表以備奏御從之○乙丑五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
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
可稱司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
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同事甚
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數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
石深密之及安石用事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贊助
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故推升之使先為

王安石毀蘇軾

呂惠卿御講書言變法

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不肯關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
事蓋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
蔡延慶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王安石曰軾豈是可奬
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
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
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愛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
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
上乃罷軾不用○丙子詔自今諸路同提點刑獄發差文臣於是武
臣提點刑獄盡罷上以武臣罕習吏文多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
悉罷之人甚以為便○壬午御邇英閣呂惠卿講先王之法有一歲
一變者則月令是也變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
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十二載修法則是也
有一世一變者則刑措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夏貢商
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
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為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
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

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前謂光曰其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宜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益衆命和糴粮草以給之民皆樂趨官為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或復支移折變至今為膏肓之疾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知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閏十一月壬寅張載為崇文殿校書先是呂公著薦載召對問以治道載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

司馬光上言青苗不便

公著張璪

石諸路各置提舉○條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十二月乙亥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錄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而豈以燈為悅哉此不過以奉一宮之懽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軾因奏書獻三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軾素不為王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斷精敏聲問益遠論事益不休

熙寧三年春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失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先是翰林學士沈鎮言青苗者唐姜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賤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五廣廩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五貫第四等一貫

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爲便而賈廉入奏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二月壬戌朔韓琦言淮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給者五家爲一甲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之意絕相違矣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官吏防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難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陳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後其有嚴行絀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上終以韓琦所說爲疑安石曰直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蓄積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爲義倉未爲不善況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曰要須盡人言料文彥博呂公弼亦以此爲不可但腹誹韓琦獨肯來說真忠臣也是日安石遂稱疾不出○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員○兵部員外郎傅堯俞同判流內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爲批答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鄉之私謀固爲無撼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遣慰良久○翰林學士司馬光爲樞密副使辛巳司馬光言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散青苗錢不便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

傅堯俞不附新法

司馬光論新法

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尤大也十年之外
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加以四
夷侵犯邊境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
何之矣陛下誠能招致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
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
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
施行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
矣○司馬光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光言臣近上疏未聞采錄
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
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勑告庚寅詔收還樞密副使告勑先
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爲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
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
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
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
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三月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
及常平使者安石得書大慙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

凡三返文多不載○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爲之
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爲不當臣詳疏駁事件多刪
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爲沮難又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
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須再辨列欲望親覽○群臣言常平章疏上
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辨餘人絕不近理
不足辨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
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耻上又諭
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
無異今小自却即坐爲流俗所勝矣○己亥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
名進士有曰聖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
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由疇闊溝洫治富足以備
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
宜必有先後王安石之辭也○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以依舊供職
是日光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
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
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

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勑不令抑勒光曰勑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配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勑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自給之率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敦諭再三光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范鎮罷知通進銀臺司初司馬光辭樞密使上許之鎮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旦追還詔勑非惟詔命反汙實恐沮光論忠討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業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五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均等策以祖洽為第一○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隋晉以獨斷而亡豈相專任管仲而霸無嗜專任子之而滅事同

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即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變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夏四月詔御史中丞呂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垂事理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司馬光記所聞於趙抃曰上諭執政以呂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大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然公著叛已請明著罪狀光又云公著素謹初無此對或謗孫奭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遣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公著也○己卯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樞密副使韓絳閒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薦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

非一皆至當之論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定初至謁李當當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如何定言皆便之無不善當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切為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其密薦于上上欲用定知諫院貴公亮陳升之固爭之乃改命焉

李定用會安石

程顥罷

呂中曰 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於人主之親擢所以公其疑也自安石執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臺諫皆出於宰相之除矣

權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先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措置沮發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戚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充前奏早賜降責故罷○淮南轉運使謝景溫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上批監察御史張戩王子韶並落職知縣戩奏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王安石專為聚斂好勝遂非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況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搧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官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遂與子韶同絀○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上曰舜堯讓說殄行若臺諫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衆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者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者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不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也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永教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真偽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

張戩坐安石得貶

司馬光奏事

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司馬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主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俟群言稍息當罷之不欲驟罷恐傷王安石意故也○詔歐陽脩不合不奏聽朝廷指揮擅止散青苗錢特放罪脩在青州嘗奏疏將陳三事中書言脩擅止給青苗錢欲特不問罪王安石論脩殊不識滿鎮躬乃降是詔先是上復欲用脩執政安石曰脩見事多毋理好有文華人安石蓋指蘇軾輩而上已默諭○壬子詔罷入閤儀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非爲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六月壬戌駕部郎中朱壽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劉氏嫁民間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巽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見母不

復還行次同州得之劉氏時年已七十餘矣求興錢明逸表其孝節癸亥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壽昌前已再典郡於是折資通判河中府○宗正寺言每歲正月一日裝鴛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錄各一本供送龍圖天章寶文閣令祖宗非祖免親更不賜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與不合修入圖冊詔送禮院詳定禮官言親疎異則恩禮不得不異世系同則圖籍不得不同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親親之義備矣所有祖宗非祖免親欲乞依舊修寫入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錄其在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從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秋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脩能官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脩以病辭宣徽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壬辰樞密使呂公弼罷爲吏部侍郎知太原府權御史中丞馮京爲樞密副使○癸巳賜秘書省正字唐坰出身初坰爲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謂坰宜在館閣故得召對○八月乙丑同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

唐坰 附會安石 召對

臨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
供況當進用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
自其執政違近甚多舍近求遠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養中以危法
臣不敢避前黜但欲考之素養臣善安石豈如昌公者安石初舉公
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
又曰青苗已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必爲是爾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稾傳之韓琦贈銀
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絕與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鹽
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
爲鹽官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
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爲臺官○九月戊子朔
中書言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
以朝官充○乙未參知政事韓絳爲陝西路安撫使先是絳奏以夏
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官往上
卒遣絳○首布同判司農寺布尋奏改助役爲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己亥命翰林待詔布朱温其考試法官試法官自此始○庚子左

僕射平章事曾公亮爲集禧觀使公亮初薦王安石河大用及同執

曾公亮 相

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
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
天也○馮京參知政事呂充爲右諫議大夫掘密副使○乙巳御崇
政殿策賢良方正又策試武舉人○壬子太白晝見○手詔制科誦
字號卷大抵意尚流俗而毀薄時政援證先王之經而輒失義理恐
不足收録以惑天下之觀聽而誦字號乃孔文仲試卷也於是文仲
竟坐黜○司馬光知永興言青苗助役爲陝西之患上曰助役唯行
京東兩浙耳崔人充役越州已行矣○冬十月鄧綰爲集賢校理檢
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累于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
呂之佐作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
之知一路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
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論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曰於上使乘驛詣
闕又累詔趣之比至召對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
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
舊交綰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

司馬光知永興 鄧綰 附會安石

趙瞻言青苗不便

行保甲法

王安石為相

官我溯爲之尋又命綰兼編修中書户房條例○十一月丁未客星出婁○十二月詔知杭州趙抃知青州抃至青州京東旱蝗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青無害○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知鄧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爲監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討愛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爲一保選主户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主户物産最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乃選主户有行止材勇爲衆所伏者二人爲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爲之謂之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每二大保逐夜輪差五人於保分内往來巡警遇有賊盜晝時聲鼓報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户即時救應追捕如賊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宰知政事王安石爲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參知政事

熙寧四年春正月壬辰詔鬻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東常平太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糶之○二月丁巳朔

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今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以明經及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解進士今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貼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殿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從之○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光奏罷之又請添屯軍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仍牒所部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詔提舉司催理如司農寺指揮不得施行光牒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勳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光固請留臺久

議史科舉法

司馬迂留臺

曾布附安石

之乃從其請光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甲子曾布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爲俟敕出令押字耳○三月丁亥夔州路轉運使孫構張詵言杜安行等討四夷賊斥地七百里獲鎧甲器仗詔遣著作佐郎章惇秉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惇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戊子上召二府出陝西轉運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爲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爲務合人心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隣近百姓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也彥博曰務要人推行耳

文彥博論更法

安石用章惇

壹小學教授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學教授○條例司言欲令諸路轉運司具屬州煩劇縣分主戶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從之○戊戌上批陳留縣見行保甲非朝廷本意今如此搔擾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賊盜餘無得妄施行鄉民既受無錢買弓箭加之傳惑恐徙戍邊是以有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王安石進呈不行○丁未平章爭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上與王安石論保甲事以爲誠有斬指者安石曰陝西河東未嘗致變則人情可知豈有怕爲義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則聖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雖拂其情然亦當使於民乃可

初蓋縣令

上批

保甲不便

安云招之上論保甲不便

國是論曰保甲一事民怨彰灼雖禁民越訴痛人匿名而民之斬斫未免居憤伸冤其達於聖聽彰於聖慮安石不能掩其怨流俗讒說之論至是不能入矣遂謂人主當爲天之所爲任理而無情又托之祁寒暑雨以爲說則其辭支離窮遁益不足以欺聖聰此保甲之事所以論辨數萬言而上終疑之於蓋其所謂弊法不足守人言不足聽者上猶信而不疑此可歎以方者也其所謂天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者上然疑而不信此難罔以非其道者也至熙寧再相其私意偽論浸已彰露復以祁寒暑雨爲言而上翕然拒之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無之邪大哉王言至是聖德日新邪說不可復入安石去而終身不再召矣

富弼不敢青苗常數明新法被召

○夏四月丁卯鄧綰言知汝州事富弼責蒙城官吏敝常平錢穀安追發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衣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管勾官徐公袞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獨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官吏臣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賢不肖皆知為害愈久愈深今來本州不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情願當嚴譴雖死無悔其餘徐公袞以下州縣官吏即望聖慈察其情理別無深切特與矜恕○甲戌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為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見所下詔書獨以為是被召遂起及對垂拱殿上問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辭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許稽遲詔旨是以不敢不來上嘉之○大常博士李寔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劉摯並為監察御史裏行○五月丙戌提舉崇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造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抵違跌宕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不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户等却以見管户口量葉均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切謂凡等第升降蓋視人家產高下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今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米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上詰之○六月戊午劉摯言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倫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於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以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弊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躁獨用強民以從事

富弼言役安石沮之

劉摯論安石法

此其所非也此以彼爲亂常彼以此爲流俗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後摯嘗面對上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鄉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甲子知蔡州歐陽脩爲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脩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遇京固請留之上曰脩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爲然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邪○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僕射判汝州求城等七縣徐公袞等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劾治而有是命弼赴汝州仍以老病辭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秋七月同判司農寺曾布言言事官屢以近日所議差役新法不便考其所陳皆失利害之實非今日所以更張之意陛下方有大有爲之心固將舉直錯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爲言以曲爲直以是爲非以有爲無臣恐有傷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上問如何安石曰欲劉與繪摯令分

治不奉新法非

曾布何附新法

神宗熙寧四年

析遂以布所言劉與繪摯令分析以聞御史中丞湯繪具錄前後論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御史劉摯又言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陛下以臣言爲是邪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爲非邪則貶黜之而已雖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又曰以陛下之夙夜厲精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邪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大平而自以大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勞民而無功又於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強民以應今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才也則商估市井胥吏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胥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革去者無幾去舊臣則勢位無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爲

劉摯以極言新法貶

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於是詔編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爲翰林侍讀學士擬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後丙日以繪知鄭州○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雱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爲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雱從安石剽聞習熟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議雱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有以雱書聞者於是安石方奉詔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己因不復辭○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大赦天下○庚子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父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俟定界畢別進誓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冬十月頒募役法○戊辰中書言近制增廣大學益置生員除主判官外直講以十員爲額每二員共試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其生員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爲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爲限○壬申前武昌節度推官王安國爲崇文院校書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召對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頭我耶

【講義】曰安石之學尚不能同其弟況使天下同已乎雱以父之道光於仲尼安石以子之賢爲崇政講說書子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他人皆爲流俗宜哉

○十一月甲申詔蠲天下見欠貸粮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百姓聞詔莫不稱慶○壬申劉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諸令會議蒙獨以爲不便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神宗 熙寧四年